用不同视角“打开”云冈石窟

杭 侃

2025年，云冈石窟参观人次达到528万。云冈石窟为何有如此热度？根本上离不开它的魅力。“真容巨壮”的壮美，“穷诸巧丽”的优美，给游客带来独特的游览体验。近年来，年轻的游客发掘了云冈石窟的“网红机位”，拍出了许多有趣唯美的照片，取得了很好的传播效果。他们发现并喜爱云冈石窟的美，让云冈的美融入了生活。

除了网红机位“打卡出片”，云冈石窟还能怎么看？

我们可以在历史情境中看云冈。

云冈石窟的美与其开凿背景、时代特征紧密相连。云冈石窟是当时平城（今山西大同）最大的国家工程。这一性质奠定了云冈石窟“壮美”的基调，并集中体现在云冈石窟第一期开凿的“昙曜五窟”（16至20号窟）中。这组洞窟是为北魏5位皇帝开凿的“大像窟”，主佛形体高大，巍然屹立，气势雄浑。北魏王朝的蓬勃与威严，在岩石之上永久定格。

从第二期起，云冈石窟的风格发生了显著变化。自北魏孝文帝起，佛像身着“褒衣博带”式佛衣，气质从雄浑朴厚逐渐融入典雅含蓄。这一变化不仅是形式的转换，更反映了佛教艺术与中原士人审美观念的深度交融。了解这段历史，能帮助我们更清晰地读懂石窟艺术背后的文化变迁。

我们可以从宏观、中观、微观3个层次观察和欣赏云冈。

宏观上，观察云冈石窟的自然环境与选址特点。云冈石窟沿河流开凿，崖前的十里河古称武州川，河流沿线的谷地是平城向西的一条交通干线，不仅可以连通平城与北魏旧都盛乐城（位于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），也是自大同盆地通往河套平原的一条捷径。



◀山西大同市云冈石窟。 杭侃供图

中观上，观察石窟在崖面上的分布情况。第一期开凿的“昙曜五窟”位于窟群的西部，占据了崖面条件最好的区段，因此得以连续开凿5座高达10余米的大型窟；第二期的1至13号窟开凿于窟群中部和东部，山体条件亦普遍较好；第三期的中小型石窟则往往只能利用小规模的自然断崖开凿。

微观上，欣赏每个石窟的窟室结构和造像艺术。云冈石窟的结构设计和造像题材相辅相成。昙曜五窟为北魏的5位皇帝营造，需从窟外遥望、通过巨大明窗瞻仰佛像面容；而双窟组合7、8窟需要进入窟内观看四壁龛像，两窟龛像题材相互呼应，重视未来佛弥勒和二佛并坐题材，体现出孝文帝与冯太后二圣临朝的政局；第6号窟需要在窟中绕中心塔柱而行，中心柱与四壁设置连环画式的佛传故事图像，需绕行至少3周才可完整观看佛陀从出生到成道的一生。除此之外，石窟雕刻中精美的仿木结构建筑、生动的伎乐形象等，都是值得品味的有趣细节。

我们还可以在动态演进的历程中理解云冈。

文化遗产是在时间长河中与不同时代的人群互动、联结的“生命体”。要想完整地理解云冈石窟的内涵，我们也需要具备这样的眼光。

1500多年的自然演化，塑造着石窟的形态。风蚀、日晒、雨淋等自然力持续作用于崖体，缓慢改变着其外观与结构。如今我们所见的第20号窟露天大佛，正是前壁坍塌后意外形成的景观。人为的修缮与改造，在不同时期为石窟叠加了新的文化层次。唐代依据当时的审美，补凿了第3号窟中的三尊大像；辽金时期，石窟作为宗教场所仍被使用，留下过修建寺院的痕迹；清代则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保护性修缮，并在窟前增建戏台，使之成为酬神演戏的民俗空间。

直至今天，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云冈石窟，依然焕发着勃勃生机。通过系统性的保护研究及数字化项目，云冈石窟的历史信息得以更长久存续。北京大学的师生团队从石窟的飞天、力士中汲取灵感，创编出“云冈舞”。今年“五一”期间，《力士·觉醒》以机器人快闪形式在窟前呈现，10台人形机器人复现了第9号窟童子的经典姿态，在科技与人文的交汇中展开对话。

云冈是可以反复阅读、常读常新的巨著，从不同的视角“打开”，总会有新的收获。我和同事们也在继续努力，系统性推进学术研究，引入前沿数字化及人工智能技术，开展分众化研究与阐释，力求让这本“书”的可读性越来越强。

希望云冈石窟不仅成为大家的目的地，更能成为一个启迪思考、连接古今的文化现场。欢迎大家深度“打卡”云冈石窟，拍出精彩的照片，带走深刻的记忆与持久的感动。

（**作者为云冈研究院院长**，本报记者**阮可欣**采访整理）

把敬畏传下去

李瑞

前不久，中央宣传部、中国科协联合发布10位“最美科技工作者”，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所长于宗仁位列其中。面对这份殊荣，已在大漠扎根二十余载的于宗仁显得十分平静。在他看来，荣誉更像是一种提醒，提醒他持续追问：能不能把文物病害的识别再提前一点？

透过于宗仁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位科技工作者的执着身影，更是敦煌研究院几代文物保护团队“以科技守望文明”的生动群像。

2000年，大学毕业的于宗仁面临着人生的选择：是去条件优渥的城市发展，还是一头扎进条件艰苦的敦煌大漠。“一个人的志向若能汇入国家所需，路就会走得更踏实。”这是于宗仁的答案。从此，洞窟里忽明忽暗的光线、戈壁滩的风沙、崖壁上的色彩，构成了他20余年的日常。

在不少人眼中，文物保护最难的是“修补”，但在莫高窟的脚手架上，于宗仁深切体会到，比“动手”更难的是“看见”与“克制”。

敦煌壁画彩塑历经千年，受环境和人为因素影响，起甲、酥碱、空鼓、粉化等病害无可避免。同一幅壁画，今天与3年后的模样可能已微有差异。为了捕捉这微小的变化，于宗仁和团队成员常年弯腰俯身、仰头细察，在相同角度、光线和距离下反复对照，用近乎执拗的毅力去寻找、把握病害的发展规律。

“洞窟像一位沉默的老人，你越急，越听不懂他在说什么。”于宗仁说，壁画彩塑保护常常“慢就是快”，最难的是决定该不该动、动哪里、动到什么程度，“‘克制’是一种责任。今天我们动得越轻，留给后人的可能性就越多。”

这种把谨慎、耐心落实到每一次勘察记录中的“慢功夫”，换来的是对文物风险更早的发现与更准的判断。“经验让你敏感，但科学让你稳妥。”这是于宗仁在长期实践中得出的真知。

多年来，他在古代壁画无损分析与保护关键技术研究领域深耕不辍，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“文物健康评估方法体系构建”等10余项重要课题。他给自己和团队立下了3个实实在在的“笨规矩”：看得清、摸得透、管得住。

“看得清”是尽可能把现场信息采全；“摸得透”是把材料、工艺与劣化机理讲明白，形成严密的证据链；“管得住”则是要把证据转化为可执行的决策、可量化的标准和可追溯的流程。

在敦煌研究院原院长苏伯民的带领下，于宗仁和团队建成了覆盖原位检测、小样品分析、数据挖掘的多维文物保护体系，为壁画彩塑建立健康档案、病害图册和图谱数据库，努力把风险识别前移、把干预提前，最大限度减少了对文物本体的影响。

“科研成果不应只在实验室，必须解决文物的实际问题。”于宗仁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。

敦煌给了于宗仁完整而又苛刻的训练，而这支从大漠中走出的文物保护团队，也正在把先进的技术推向全国。近年来，于宗仁主持完成了四川新津观音寺、山西永乐宫、内蒙古乌素图召等10余个重要保护项目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海拔2800多米的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，他负责的“甲扎尔甲山洞窟壁画迁移异地保护工程”，攻克了高寒高海拔地区薄地仗壁画揭取、搬迁、复原等一系列世界级难题，实现了国内首例崖壁壁画迁移及异地复原，用实践证明了“敦煌经验”在不同材料、不同环境、不同病害的现场依然是一套站得住脚的科学方法。

文物保护是需要一代代人接力投入的系统性事业。如今的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团队已发展成覆盖化学、材料、力学、地质、人工智能等多学科交叉的专业团队。近5年来，研究院引进一批高水平人才，培养20余名青年骨干。

在于宗仁看来，把方法教会、把标准立住、把敬畏传下去，比一时一地的成绩更重要。他常对年轻同事说：“你的每一个决定，都可能成为未来某次修复的起点或终点，必须心存敬畏。”

大漠的风沙仍在吹拂。从风华正茂到两鬓微霜，于宗仁是执着的坚守者，也是敏锐的探索者。在敦煌研究院，还有许多像于宗仁一样的文物保护工作者，他们用“克制”与敬畏，守护古老的敦煌从容地走向下一个千年。

今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、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，都曾浸润于古人的日常：一座石窟、一架拱桥、一件衣服……属于人民的文物，由人民共同守护，又服务于人民。其中，有日复一日的保护与传承，也有生生不息的创新与创造。珍贵的文化记忆与民族情感，刻印在文化遗产之上，与岁月的年轮一道传递给今天的你我。

正值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，我们邀请读者一起，倾听这些与文化遗产有关的动人故事。

——编 者

文化遗产

本版邮箱

ysbjs@peopledaily.cn

本版责编

王 瑨

让美回到日常

江寻千

学京剧的时候，老师常带我去博物馆看戏服。不唱戏的日子里，她教我看戏服上的纹样，面料的材质、织染的浓淡、图案的摆布、绣线的疏密。不同角色有不同性格，而这靠服饰“说话”。

当时的我不懂为何看这些。后来才明白，她是在教我审美。审美看不见、摸不着，但它关乎我们的日常，关乎我们的日子滋味几何。

我最初复原的文物类别就是服饰。一些古装影视剧里的服饰设计，大多像网游造型，并不能代表中国古代传统服饰——各地博物馆中不同朝代的服装展台呈现的，才是真实答案。观察那些馆藏文物的精微细节，是提升眼力的关键。

考据、复原、思考、探讨，是传统服饰爱好者的基本素养。我用板蓝根染过贞观五年淮安靖王李寿石椁上阴刻的初唐女子服饰，也用红布做过南宋《仙馆秾花图》里的褙子。

接触传统服饰越多，越会发现文物中的很多元素是共通的。比如，我们发现服饰上的冰裂纹，瓷器上也有。冰裂纹青瓷，碎而不破，像寒冰遇水欲融。我第一次在叶小春师父那里见到成品，愣住了，原来瓷器可以长成这样！师父说，冰裂纹的生成，人力不能完全掌控。每一道纹路恣意自在，疏密有致。冰裂纹的美，温柔含蓄，它让我们在不规则中看见更深邃的秩序之美。

后来做玲珑瓷，我又发现了另一种美。它本是宋代烧窑的“瑕疵”，釉渗入坯体薄处，形成孔洞。按常理该砸了，可古人没有。他们顺着这孔洞雕琢、填釉，最终成就了“通体是孔、滴水不漏”的绝技。这不正是“化腐朽为神奇”吗？是审美让当时那个匠人发现了瑕疵里的可能，让一件废品变成了珍品。文物教会我们的，是看待世界的眼光：在残缺处看见完整，在意外处发现生机。

最触动我的，是复刻李静训的“闹蛾金钗”。这件文物太有名了，很多手艺人都复刻过。但我们做的时候发现，网上流传的结构似乎不对，它并不是单根簪脚散列密布。考古报告显示，它的结构应该更复杂。飞蛾的翅膀和腹部用了不同的工艺手法，而那个常被忽略的“幡”残损了，没人注意。我们参考了同时期成人礼冠的构件，尝试复原它的形态。就在今年，这件文物首次对外展出，看见我们推测复原的效果与真物如此接近，真让人开心。

这个过程，就像临摹字帖。每一道刻痕、每一处结构，都是古人在告诉你：他们为什么这样设计？美在哪里？当你理解了，你的手就跟上了，你的眼睛就跟上了，你的心也跟上了。

很多人惊叹它的华丽。但我想，美不只在华丽。那些颤巍巍的小花，直径仅1厘米左右，每一朵都要簪刻出不同的纹路；蛾腹是用极细的银丝编织而成，里面还藏着香料。古人这份“可爱”的心思，才是真正的美。它健康、质朴、谦逊，充满人情味儿。它不是遥不可及的，它根植于祖母对孙女的爱，根植于日常的温情。

蔡元培先生说：“纯粹之美育，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，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。”文物是安静的老师，它把几百年前、上千年前古人的审美判断力，凝固成一件器物，摆在你面前。看冰裂纹，就懂了什么叫“自然天成”；看玲珑瓷，就懂了什么叫“化腐朽为神奇”；看李静训的“闹蛾金钗”，就懂了什么叫“金枝玉叶”，那不是炫耀，是偏爱。

曾经，这些文物属于少数人，今天，它属于人民。我们复刻它、传承它，是想让普通人也能端着一只冰裂纹杯子喝茶，让美回到日常。文物服务人民，服务的是我们日复一日的生活，它让我们在寻常生活里发现细腻，在平凡物件里懂得匠心。

我常觉得，自己做文物复原的过程，也是在上一堂堂生动的课。课桌上，摆着青瓷、花冠、云锦，老师有几百年前的匠人，也有今天传统文化的爱好者。教材是那些看似沉默却会说话的器物。而作业，是我把它们传递给更多的人。

面对这堂课，我想一直做个学生，一直学下去。

（**作者为95后传统文化自媒体创作者**）



▶江寻千复刻的李静训的『闹蛾金钗』。 资料图片

“看到桥，就等于到家了”

李维俊



▶广西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程阳永济桥。 李维俊摄

在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林溪镇程阳八寨，很多村民有个习惯：从外地回来，总要看一眼程阳永济桥，或是从桥上走过去。“看到桥，就等于到家了，心里就踏实了。”长期研究侗族风雨桥历史文化的当地人吴桂贞说。

横跨林溪河的程阳永济桥已有百余年历史。对于游客来说，它是一处榫卯结构的名桥；对于当地人来说，它更像世代相伴的老友。

在侗族文化中，桥有着特殊的意义。“侗家人常说，人是‘过桥来’的”。吴桂贞介绍，“桥不仅连接河的两岸，更连接着人的一生。”这种根植于生活的情感认同，也让修桥、护桥成为侗寨百姓共同的责任。

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、平岩村村民杨似玉至今记得祖辈们讲述的建桥历史：100多年前，穿寨而过的林溪河上没有桥，每逢洪水上涨，交通十分不便。一次，两位老人被河水阻隔，不得不冒险游泳过河。得知这一消息，当地的几位木匠、石匠当晚便合计修桥。消息传开后，四面八方的人纷纷响应，林溪河畔热火朝天。

建桥捐资碑上，捐款金额从几分钱到几百元不等，不论多少，都被郑重刻上姓名。“老一辈常说，一分一毫都是心意。”杨似玉说。石碑上不仅有当地人的名字，也有外地人的名字。有人从桂林捐来10元大洋，还有12户村民卖掉田地筹集桥款。

在当地人看来，这些石碑记录的不只是捐款数字，更是一份共同建设家园的情谊。建桥过程中，本地没有的工匠从湖南、贵州等地聘请；募捐队伍走出寨门，到周边村寨募集资金和材料。有人出钱，有人出力，有人出木料，有人出手艺。这座桥从一开始，就是大家一起建起来的。

百余年来，这种团结互助的精神始终没有改变。没有电视、手机的年代，桥上就是当地最热闹的地方。在当地村民的记忆里，夏夜，人们总会来到桥上纳凉聊天。老人给孩子讲述侗族传说和历史故事，年轻人学习琵琶弹唱，乡亲们交流农事经验和生活见闻……

就这样，桥成为信息交流的平台，也成为文化传承的课堂。侗族许多传统习俗、民间故事和非遗技艺，正是在这样的日常交流中代代相传。

今天，程阳永济桥依然参与当地人的人生重要时刻。新人结婚要走过这座桥，寓意百年好合；孩子满月要过这座桥，祈愿健康平安；远方宾客来到侗寨，也会在桥头接受“拦路”迎宾礼。“走过这座桥，就是把祝福带回家。”平岩村村民吴灿月说。

桥带来的，还有实实在在的发展机遇。

如今，程阳八寨周边已发展起民宿、餐饮、民族手工艺品销售等产业，不少年轻人选择返乡发展。在当地人眼中，桥给他们带来了福气。

这座桥也唤起了人们守护文化遗产的自觉。年轻时，杨似玉发现桥顶瓦片损坏，总会主动上桥修补；遇到暴风雨天气，他总是半夜起身确认桥的安好。在他看来，桥就像自家的孩子一样需要照看。这样的守护并非个例。如今，程阳永济桥已纳入专业保护体系。当地群众自发维护桥梁周边环境，关注桥体变化；游客通过功德箱捐款、认捐木料瓦片参与保护；专家学者持续开展研究和修缮指导。

从最初集资建桥到如今共同守护，越来越多人加入保护古桥的行列。

一座桥能够保存百年，不只是因为材料坚固，更是因为大家都把它当成自己的桥。程阳永济桥最珍贵的价值，不仅在于保存完整的榫卯木构建筑形态，更在于它始终连接着人心。

枫亭水阁牵乡愁

李 丹

每逢农历闰六月，福建莆田市仙游县，枫溪上的水阁一出来，整条街便热闹起来了。这是我们枫亭人家刻在骨子里的乡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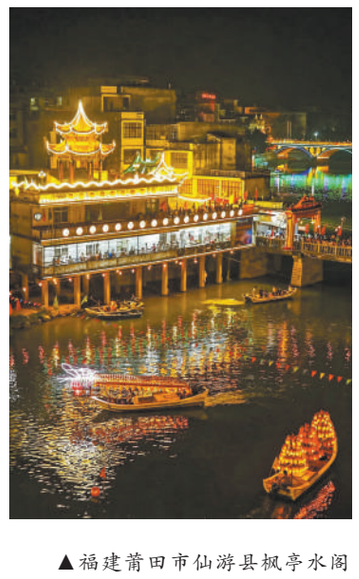
作为扎根水乡的民间艺术，枫亭水阁是发源于宋代的水上民俗巡游表演。历经千年传承，这项民俗活动早已与枫亭人的生活深度交融，成为祈福纳祥、寄托心愿的重要民俗载体。

枫亭水阁以枫溪为舞台、以渔船为基座。阁体分层错落、主次分明，底层为稳固基座，中层为核心展演空间，顶层为造型点睛之处，整体“轻盈灵动、稳而不拙”，既符合传统建筑的均衡美，又适配水上巡游的动态需求。

在工艺上，水阁彰显了传统铁艺的精湛水准与匠人智慧，其支撑结构采用“榫卯衔接+铁艺加固”的复合工艺，仅通过榫卯咬合与铁艺支架的精准受力，便可实现阁体数米高度的稳固性。阁体装饰设计融合传统彩灯工艺、刺绣技艺等，采用“点线面结合”的装饰逻辑，线条上以曲线勾勒阁檐轮廓，柔美流畅；色彩上以中国传统吉祥色为主，朱红、明黄、青绿相映成趣；细节上点缀莆仙戏纹样、吉祥图腾、山水图案，将地域文化元素融入其中。

每逢民俗盛会，尤其是闰月盛典，十里枫溪便化作流动的文化剧场：数十艘彩船列队而行，龙舟领航、渔船随行，层层叠叠的阁体在碧波之上熠熠生辉。孩童身着莆仙戏华服，立于阁台之上，与阁体造型、溪水光影相映成趣。

十音八乐婉转绵长，莆仙戏曲调悠扬传唱。2019年，“枫亭水阁巡游”入选第六批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。当地政府加大扶持力度，完善传承人培养体系，鼓励老艺人开展“传帮带”，打造体验工坊，让年轻人走近水阁文化，学着搭建阁架、制作彩灯。



▲福建莆田市仙游县枫亭水阁巡游表演。 朱福忠摄

枫亭是著名侨乡。数百年来，一代代枫亭人从枫溪岸边启程，远赴东南亚、欧美等地发展。对海外游子而言，枫亭水阁是乡愁的锚点，是连接故土的精神纽带——无论走多远，只要看到水阁的影像、听到熟悉的乡音，就仿佛回到了家门口的枫溪岸边。每年水阁巡游期间，不少海外侨胞通过看直播、短视频等方式云端观礼，隔着山海共赏家乡盛景。

如今，枫亭水阁正以更鲜活的姿态，走出枫溪、走向世界。它见证着古镇的千年变迁，承载着游子的乡愁，以包容开放的姿态，驶向远方。

我家门口有文物

本社社址：北京市朝阳门外金台西路2号 电子信箱：rmrb@people.cn 邮政编码：100733 电话查号台：(010)65368114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：(010)65368832 广告部电话：(010)65368792 定价每月24.00元 零售每份0.60元 广告许可证：京工商广字第003号